

生态视域下怒江傈僳族舞蹈的风格符号与文化记忆研究

徐一尘

昆明传媒学院, 云南昆明, 650000;

摘要: 本文从生态视域出发, 以云南怒江傈僳族舞蹈为研究对象, 深入探析其独特的风格成因与多元文化功能。论文首先梳理了怒江傈僳族舞蹈的生态起源与艺术风格, 进而从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两个层面, 论证了峡谷生态系统对舞蹈形态的深刻塑造。同时, 论文阐释了傈僳族舞蹈在知识传承、族群凝聚等方面的社会文化功能。最后, 面对当代文化生态的变迁, 本文分析了傈僳族舞蹈传承面临的挑战, 并提出了活态传承、整体性保护等发展路径, 以期为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 傈僳族舞蹈; 生态视域; 风格成因; 文化功能; 非物质文化遗产

DOI: 10.64216/3080-1516.26.02.066

1 生态语境: 舞蹈风格符号的生成土壤

1.1 怒江峡谷自然环境与傈僳族生态观念

怒江大峡谷独特的地理环境为傈僳族舞蹈符号的生成提供了特殊的自然语境。峡谷内高山深谷相间的地理特征, 直接塑造了舞蹈中“重心下沉、步伐稳健”的动态符号。傈僳族传统的“万物有灵”生态观念, 使得舞蹈动作中充满对自然元素的模仿与再现, 如“阿尺木刮”舞蹈中对山羊形态的细致模仿, 既是对动物的外在形态的再现, 更是对自然力量的内在理解。这种生态观念通过舞蹈符号得以具象化, 形成独特的身体表达系统。

1.2 傈僳族舞蹈的历史流变与分类体系

傈僳族舞蹈经历了从原始祭祀到民俗活动的历史演变过程。早期的舞蹈多与祭祀仪式相关, 如祭祀山神、祈求丰收的仪式舞蹈, 其符号系统具有明显的神秘性和仪式性。随着社会的发展, 舞蹈逐渐分化为祭祀性舞蹈、生产性舞蹈和娱乐性舞蹈三大类型, 这种分类体系不仅反映了舞蹈功能的分化, 更体现了符号意义的不断丰富和重构。傈僳族舞蹈样式繁多, 内容丰富多彩且富有深意, 不仅映射了傈僳族人民日常生产劳作场景, 更深刻反映了他们对生活的深切热爱与执着追求。这些舞蹈不仅具有艺术价值, 也是傈僳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 风格解析: 傈僳族舞蹈的符号系统

2.1 空间符合

舞蹈的空间符号体系体现了傈僳族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与理解。圆圈队形的运用是最具代表性的空间符号, 既是对有限平地空间的最优化利用, 也象征着族群的团结和宇宙的循环。在祭祀性舞蹈中, 空间方位具有特定的文化含义, 如顺时针方向移动象征着生命的延续, 这

种空间符号的使用体现了傈僳族独特的时空观念。场域的运用更是将自然环境直接转化为表演空间, 使舞蹈与自然环境形成有机的整体。

2.1.1 傈僳族刮克舞

傈僳族的刮克舞, 作为一种传统的集体娱乐性舞蹈, 广泛流传于怒江大峡谷的福贡县与泸水县的傈僳族村落, 它亦被称为“打转舞”, 又可称为“欢乐跳”, 寓意着欢快的跳跃。此舞蹈的起源与傈僳族先民的传说紧密相连, 传说中他们用舞蹈吓退了偷吃粮食的“鼠精”。刮克舞的演绎场所多样, 既可见于广场之上, 也常见于屋内火塘之旁。刮克舞分为两种主要形式: “期奔刮克”与“踢踏刮克”。在“期奔刮克”中, 一人或数人手持“期奔”或“笛哩图”等乐器, 在中心位置领舞, 其余人则围成圆圈, 随着乐器的节奏起舞。而“踢踏刮克”则是以跺脚和搓脚为节拍, 人们在饮酒庆贺的氛围中, 围圈共舞, 展现出独特的韵律感。“刮克”舞种类繁多, 包括“围猎舞”、“种谷舞”、“扭摆舞”等 70 多种, 内容丰富多彩, 生产生活、自然生物无所不包。

2.1.2 傈僳族锅庄舞

傈僳族锅庄舞最初因围着火塘跳舞而得名, 通常在节庆、婚庆等场合中表演, 舞蹈动作多来源于日常的生产生活, 舞步欢快、节奏感强。傈僳族锅庄舞的形式多样, 包括圆圈舞、排舞、对舞等, 舞者们通常围成圆圈或排成队列, 随着音乐的节奏翩翩起舞, 在舞蹈过程中, 舞者们还会通过呼喊、歌唱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 使舞蹈更加生动有趣。傈僳族锅庄舞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是傈僳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舞蹈在傈僳族的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 通常在节庆、婚庆等场合中表演, 是傈僳族人民表达情感、展示团结和欢乐的重要方式。

2.2 身体符号

怒江傈僳族舞蹈的身体符号系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融合了傈僳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它的舞蹈动作通常具有强烈的节奏感和力量感,舞者通过身体的舞动和节奏的把握,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傈僳族舞蹈的动作风格多种多样,每个舞蹈都有其独特的动作特色。其动作语汇以“颤、摆、踩、跳”为基础动态,形成了独特的“无舞不颤膝”的韵律特征。在“阿尺木刮”中,舞者通过膝关节的有力屈伸和全脚掌落地,模仿山羊在山间跳跃的动态,这种身体符号既是对动物行为的再现,也是对山地生活经验的凝练。手臂动作多模拟开荒、播种等生产劳动,形成了具有明确指示意义的动作符号系统。例如,“阿尺木刮”是一种古老的傈僳族舞蹈,其动作矫健有力,节奏明快,表现了傈僳族人民的勇敢和豪爽。“依夸木刮”则是一种以女性为主的舞蹈,舞者手持手帕或扇子,动作轻盈优美,展现出傈僳族女性的温柔和美丽。此外,傈僳族舞蹈的动作还常常与音乐、诗歌和故事相结合,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舞者通过身体的舞动和面部表情的变化,展现出舞蹈的主题和情感,让观众更好地理解和感受傈僳族舞蹈的内涵。

2.3 视听符号

音乐在傈僳族舞蹈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傈僳族的音乐不仅旋律优美且节奏明快,舞者们根据音乐的旋律和节奏来调整自己的舞蹈动作,使音乐与舞蹈动作融为一体,明快的节奏能够带动舞者和观众的情绪,赋予了舞蹈强烈的动感与活力。傈僳族舞蹈的音乐之所以具有强烈的节奏感和明快的旋律,与傈僳族人民的生活环境和文化传统息息相关。傈僳族人民生活高山地区,他们的生活节奏快,喜欢用音乐和舞蹈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因此,明快的节奏感和优美的旋律,能够让舞者和观众更好地感受到傈僳族人民的热情和豪放,让观众更好地感受到傈僳族舞蹈的魅力。此外,傈僳族舞蹈的音乐还使用各种乐器来演奏,如葫芦笙、笛朽篥、其布厄、大鼓、大锣、大镲等,这些乐器的声音能够为舞蹈增添更多的气氛和情感,傈僳族舞蹈音乐融合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反映了傈僳族的历史、生活和价值观,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魅力。

傈僳族舞蹈的服饰华丽而独特,通常色彩鲜艳,装饰精美。舞者身着传统的傈僳族盛装,项戴银饰,腕戴手镯,头戴羽毛头饰,腰系彩色腰带,脚穿绣花鞋。傈僳族舞蹈中的服饰不仅具有装饰性,还具有象征意义,

例如,羽毛头饰代表着傈僳族人民对自然的敬畏和对自由的追求,银饰则象征着财富和幸福等,这些服饰不仅能够展现出傈僳族的文化特色,同时也能够为舞蹈增添更多的魅力。

3 生态塑造: 傈僳族舞蹈的风格成因

3.1 自然环境的模塑, 峡谷与动植物意象

怒江大峡谷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傈僳族舞蹈风格的第一位塑造者。首先,山地地形直接决定了舞蹈的基本体态和动律。在陡坡和狭窄的台地上舞蹈,要求身体保持低重心以维持稳定,由此形成了膝关节持续屈伸、身体前倾、步伐有力的基本姿态。广为流行的圆圈队形,则是对有限平地空间的最优化利用,增强了群体的内聚感。峡谷中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成为了舞蹈最直接的模仿对象。“阿尺木刮”对山羊的模仿已臻化境,不仅是外形的模拟,更是对山羊敏捷、坚韧精神的礼赞。此外,如鸟王舞、猴抓虱舞等,都生动再现了动物们的习性。这种模仿,源于傈僳族对自然万物的细致观察与深厚情感,是其“万物有灵”观念在身体语言上的体现,使舞蹈充满了鲜活的生命力与原始美感。

3.2 社会文化的浸润, 信仰、生产与生活

舞蹈的风格同样深深浸染着傈僳族的社会文化底色。其一,原始宗教信仰与图腾崇拜为舞蹈注入了神圣性与精神内涵。许多舞蹈最初都具有祭祀功能,用于沟通神灵、驱邪纳福。舞蹈中的某些特定动作、队形变化和面具,都蕴含着古老的宗教符号意义。传统生产与生活方式是舞蹈动作的活水源头。从刀耕火种到狩猎采集,再到如今的农耕生活,每一个生产环节都被提炼为舞蹈语汇。表现挖地、点种、锄草、收割的《生产舞》,就是一部身体书写的农业教科书。而男性舞蹈中常见的持刀、弩等道具的动作,则是其历史上狩猎与尚武文化的遗存。社会结构与集体主义观念影响了舞蹈的组织形式。以村寨或家族为单位的集体生活,强调和谐与团结,这直接体现在舞蹈的圆圈队形和“领舞-群舞”的呼应结构中,个体融入集体,共同创造出强大的情感场域,强化了族群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4 文化镜像: 傈僳族舞蹈的多元功能

4.1 传承文化、身体训练与情感宣泄

在缺乏文字记载的传统社会中,傈僳族舞蹈承担了重要的实用功能。它是一部“活态百科全书”,通过身体动态地将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技能、生活常识传递给下一代。年轻人通过跳《生产舞》学习农事季节和

技巧,通过听唱词了解民族迁徙的史诗与传说。同时,舞蹈也是一种有效的身体训练方式。高强度的跺踏、跳跃和长时间的循环舞动,锻炼了舞者的心肺功能、下肢力量和身体协调性,这对于在艰苦环境中生存的傣族而言,具有现实的生存价值。此外,舞蹈还是重要的情感宣泄渠道。无论是在丰收时的欢庆,还是在祭祀时的虔诚,或是在社交时的愉悦,舞蹈都为社会成员提供了一个被文化所认可的情感表达出口。

4.2 祭祀通神、凝聚族群与认同维系

实用层面,舞蹈更深层的功能在于其社会整合与精神维系作用。在传统社会中,舞蹈是祭祀通神的重要媒介,人们通过特定的舞蹈与神灵沟通,祈求风调雨顺、村寨平安,从而缓解对未知自然的恐惧,建立精神秩序。更重要的是,舞蹈具有强大的凝聚族群、维系认同的功能。几乎所有的传统舞蹈都是集体性的。在围圈共舞的过程中,相同的节奏、一致的动作、共同的歌声,能够瞬间消弭个体间的差异,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和心理认同。这种“我们是一体”的集体体验,极大地强化了族群的内聚力,使得民族文化在代代相传的歌舞中得以巩固和延续。

5 当代回响:傣族舞蹈的传承与发展

5.1 文化生态变迁与传承困境

怒江傣族舞蹈教学可以追溯到傣族的传统文化中,傣族以其悠久的舞蹈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展现出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形象。在傣族的传统文化中,舞蹈是一种重要的表达方式,通过舞蹈可以传达人们的情感和思想。

口传心授阶段:在古代,怒江傣族舞蹈教学主要是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的。长辈们通过言传身教,将舞蹈技巧和文化遗产给年轻一代。

学校教育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的普及,傣族舞蹈变得更加系统化和规范化,教学逐渐进入学校教育体系,一些学校开始注重当地的民族文化,将傣族文化引入校园,在校内开设傣族舞蹈的课程,通过教师来传授傣族舞蹈的技巧和民族文化的知识。

社会教育阶段: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需求,怒江傣族舞蹈教学逐渐普及到社会各个层面,当地一些舞蹈培训机构和文化团体开始开展有关傣族舞蹈的文化活动,让更多人能够接触了解到傣族文化,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学习傣族舞蹈的机会。

目前,怒江傣族舞蹈教学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一些学校和舞蹈培训机构已经开设了傣族舞蹈课程,同时,一些傣族舞蹈作品也在国内外的舞台上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需求,怒江傣族舞蹈教学将会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未来,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傣族舞蹈教学的研究和推广,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傣族舞蹈。同时,我们也需要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

5.2 活态传承、整体性保护与创造性发展

面对挑战,必须采取多元化的保护与发展策略。首要的是活态传承,即让舞蹈回归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这需要鼓励和支持社区在传统节日、婚丧嫁娶等场合恢复并开展歌舞活动,激发民众的文化自觉与传承热情,让舞蹈重新“活”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其次是整体性保护。不能将舞蹈视为孤立的文化碎片,而应保护其完整的文化生态。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将舞蹈与其所处的自然景观、村落建筑、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作为一个整体加以保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最后是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保持核心精神和基本风格的前提下,可以适度将传统舞蹈元素融入当代艺术创作和文旅产品中。例如,创作基于传统题材的舞蹈诗、开发深度文化体验游等,使古老舞蹈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与生命力,实现文化保护与经济良性互动的良性互动。

6 结论

怒江傣族舞蹈风格独特,未来的研究与实践,应进一步走向深入与多元。在理论上,应加强跨学科交叉,运用舞蹈生态学、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构建更完善的民族舞蹈研究范式。在实践上,需要探索更多元、更灵活的传承模式,尤其要关注年轻一代的认知习惯与审美需求,利用新媒体等技术手段,增强传统舞蹈的吸引力。希望通过多种途径让这一珍贵的民族舞蹈艺术得以发扬光大,让怒江峡谷的文化回响,不仅留存于记忆,更能激荡于未来,让傣族舞蹈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让更多人领略到它的独特魅力,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贡献其独特的魅力。

参考文献

- [1] 李晓鸥. 论傣族舞蹈的动态保存[J]. 四川戏剧, 2017(10): 3.
- [2] 黄玉婧, 郭胜溶, 丁路. 民族记忆视域下的傣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J]. 商, 2014(52): 1.